

過商侯
印水心

原編
評注增訂

古文評注讀本

第一冊

編輯大意

一本編就錫山過商侯選錄原本編訂，而加以修正，並增入明清兩代文，使由周秦以迄近代，成首尾一貫之書。其文章義法，則悉本桐城，於過選之闕者補之，粹者存之，以備學校教科及自修之用，顏其名曰古文評註讀本。

一過本分十二卷，前則合爲六卷，而以朝代先後次第之。首周文，左傳爲一卷，國語，公穀，檀弓，國策，楚詞，爲一卷，次秦漢三國六朝文爲一卷，次唐文爲一卷，次宋文爲一卷，次明清文爲一卷，使讀者順時代遞嬗而下，無逆流倒溯之苦，且可藉以窺我國文章之源委，及歷朝文學之變遷。

一文之有評，始於劉勰文心雕龍，鐘榮詩品註，則昉於漢唐經生之傳註六

經。本編舊有評註，或詳或略，頗多未備，茲則重加釐訂，既不敢存囿今之見，亦不敢蹈附古之非。

一評與註，名既不同，用亦各異。評主揭示作法，凡經營結構，及一切離合變化屬之；註主解釋音義，凡音聲訓詁，及一切考證屬之。本編按照近日教授書與參考書兩例編訂，先評後註，評則於文中章法句法，起訖停頓，精神脈絡，及作者之用意，或採舊說，或出新意，無不鉤章摘句，逐一標明。註則於文中隱僻典實，及辭旨艱深之處，無不詳搜博討，語焉加詳，務使讀者無不可識之文，無不可解之義，藉收事半功倍之效。

一舊本評註，多夾雜行間，最易橫隔文氣。本編略仿周秦以前經注別行之遺意，凡有評註，悉附全文之後，間遇關鍵筋節處，不能不重爲點明者，則提列上方。惟各篇分段處，則採用節釋之例，附列各節之下，使讀者分之

則條理井然，合之則一氣貫串。

一今之提倡白話文者，率多詆謫古文，殊不知古文與白話，形式雖殊，精神則一，本編於每篇正文外，不論難易淺深，悉演爲白話文，言文對照，讀者試比合參觀，可以探吾國語文一致之源，可以窺今日新舊文學之奧。

一白話文雖盛行今日，其精神上所以不及古文者，則以天南地北，齊楚殊途，粵語吳聲，方言各異，讀者往往開卷茫然，反視古文爲不易辨識。本編力矯斯弊，每篇白話，皆以國語爲主，音清字朗，絕無俚言土語，錯雜其間，庶幾文軌混同，遠近一轍。學者得此，既可擷古文之菁英，又可作白話文範本，一舉而兩善備，斯則本編區區之微意也。

一木編既演爲白話，一切評註，祇求淺顯，不取艱深，故前數卷評註，皆用白話文，後數卷則稍參以文言，使讀者循序漸進，無扞格不入之弊。

一本編除評註外，兼事校讎。每篇文字異同，悉察原書校正，或數本並行，則遵從善本。如管晏列傳，贊貨殖列傳序，其中皆漏略兩行，茲依監本史記補正。馬援，誠兄子嚴，敦書，茲依欽定漢書補正。韓愈，原道，漏去經曰三句，茲依東雅堂本補正。蘇軾，范增論，漏去首段，茲依東坡七集本補正。其他字句中，或引用偶錯，或刊刻沿誤，苟管見所及，無不隨手訂正，忤不復註明某本作某字，或作某某，以讀本與校勘記，性質不同故也。

一本編增入之明清兩代文，悉照原選體例，其評註及白話演述，亦依前例，但李善註文選，初註再註，以至五註，蘇穎濱註老子，晚年改定尤多，此編雖一再鉤稽，而疏謬之處，仍所難免，尙希博雅君子，時賜匡益，俾於再版時更正，不勝厚幸。

對言
照文

古文評註讀本卷一目錄

鄭伯克段於鄆(左邱明).....	一
周鄭交質(左邱明).....	八
石碣諫寵州吁(左邱明).....	一一
莊公戒飭守臣(左邱明).....	一四
曹劌論戰(左邱明).....	一八
齊伐楚盟召陵(左邱明).....	二二
宮之奇諫假道(左邱明).....	二五
重耳游歷諸國(左邱明).....	二九
介之推不言祿(左邱明).....	三九

展喜却齊師(左邱明).....	四二
燭之武退秦師(左邱明).....	四五
蹇叔哭師(左邱明).....	四九
秦師入滑(左邱明).....	五一
晉敗秦師於殽(左邱明).....	五五
趙盾弑其君(左邱明).....	五九
楚子問鼎(左邱明).....	六六
楚歸晉知罃(左邱明).....	六八
呂相絕秦(左邱明).....	七二
晏子不死君難(左邱明).....	七九
季札觀周樂(左邱明).....	八二

子產論尹何爲邑（左邱明）·····	八八
夾谷之會（左邱明）·····	九二



言文
對照
古文評註讀本卷一

左傳

鄭伯克段于鄆隱公三年

左邱明

是魯國的史官因孔子春秋之經而作傳名為左氏春秋又作國語後人因為他的眼睛失明叫他盲左有人說他是姓左名邱明有人說他雙姓左邱單名明

莊公失愛
叔段得寵
一齊說出

「請制」勿
許「請京」
使居是因
為京地大
物博後日
不易懾伏
聖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以上叙莊公見惡之原因及姜氏溺愛之罪惡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五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

百忙中插
入警噓使
莊公有所
戒懼

「多行」句
莊公之心
何等險惡

莊公前此
嘗到之
有伐京之
警明知莊
公的知莊
了手段

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

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以上叙叔段之驕縱及莊公之養惡是一片殺機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爲己邑。至於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句將得衆。公曰：「不義，不嘔。」

厚，句將崩。以上再叙叔段之驕縱及莊公之養惡是一片殺機 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

人將啓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

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以上叙叔段謀叛及莊公克段是一篇正文

書曰：「鄭伯克段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

春秋書法
直揭莊公
的罪惡

讀前段像
凄風苦雨
讀後段似
煦日和風

虧得有穎
考叔和解
否則不知
如何結局

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以上解釋春秋書法直揭莊公之隱

遂寘姜氏于城

穎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以上叙莊公罪其弟以及其母仍是一片殺機

既而悔之。穎考

叔爲穎谷封人。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

句舍肉。公問之。對曰。

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母

遺。繄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

何患焉。若闕地及泉。

二五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

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

如初。

以上叙莊公天良發現穎考叔因機善諫却轉入太和元氣

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

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以上借君子論贊考叔作結

評

到底叔段不過一驕弟。若是莊公隨處指教。亦未嘗不能化驕矜爲謙和。那裏知道他初說

「姑待」繼說「無庸」竟釀成叔段的罪惡，罪惡既深，又與師討伐，莊公的心腸何其狠，手段何其辣呢。到了後來，母子如初，並不聽說反弟於國，是悔猶得半而失半了，總而言之，莊公始終是一個不仁的人，盲左的筆墨，亦真綿裏藏針，能將狡滑心事，曲曲描出。

註

●【鄭武公】鄭是國名，在今河南開封縣治，武公名友，是鄭國之君，●【申】

國名，在今河南宛縣，●【寤生】就是難產，●【亟】讀如氣，是屢次的意思，●【制】

鄭國縣名，在今河南汜水縣，●【巖】當險字講，●【號叔】號是國名，號叔，就

是號國的君主，●【京】鄭國縣名，即今河南滎陽縣，●【祭仲】祭音蔡，祭仲鄭大

夫，●【都城句】古時凡縣有先君的宗廟，就叫都城，方丈叫堵，三堵叫雉，一雉的

牆，長三丈，高一丈，就是說侯伯的國，其城祇有三百雉，若所封兄弟的都城，自然比不

上國，那麼他的城就不能過三百丈了，●【參國之一】參同三，三分其國的一份，就

是一百雉，●【滋蔓】植物的細莖，向着各處延長發生，叫滋蔓，所以喻事物發生沒

有底止，也叫滋蔓，●【鄙】邊境叫鄙，●【貳】是兩屬的意思，●【公子呂】字子

封，鄭國的大夫，●【廩延】鄭縣名，今河南延津縣，●【完聚】是完其城郭，聚其

人民、鄆音煙、鄆地、今河南鄆陵縣、書就是孔子所作的春秋、不弟是說叔段不盡弟道、寘讀若志、是禁錮的意思、穎鄭地名、在今河南臨穎縣、黃泉地下的泉、就是說死後葬在地下的意思、穎考叔鄭大夫、這時做穎谷典封疆的官、闕讀如掘、即當掘字講、隧音遂、就是地道、君子這是左邱明特地設君子作爲論斷、其實是自稱、不匱謂孝子之心、沒有窮盡、

白話演述

從前鄭武公娶了中國姓姜的夫人，名叫武姜，生了莊公和共叔段，這莊公是寤生的，怎麼叫寤生就是生產時，很覺爲難，嚇了姜氏，所以取名寤生。姜氏爲了這一點緣故，就不歡喜他，却歡喜共叔段，打算立叔段爲太子，所以屢次請求武公，那武公只是不肯答應，到了莊公即位，又來要求拿制的地方封他。莊公道：「制是很危險的地方，從前虢叔就死在那裏，若是別的地方，總可聽母親的命，」於是姜氏又要求京的地方，莊公就將京的地方封他，從此大家就稱他做京城太叔，當時祭仲聽了這個消息，便對莊公道：「都城過了三百丈，便是國家的禍害，從前祖宗的制度，大城和

本國比較起來，不過三分中的一分，中等的城不過是五分中的一分，小城只有九分中的一分。現在京城太大，不合法度，那就不是祖宗的制度了。你怎麼當得起呢？」莊公道：「姜氏要這樣，叫我那裏能避這禍害呢？」祭仲答道：「姜氏那裏有什麼厭足的時候呢？不如趁早打量着罷。切莫讓他蔓延開來，若既蔓延，就不容易除了。蔓草尚且不容易剷除，況且是君的寵弟嗎？」莊公道：「他既然多做不義的事情，必定不得久長，你不必性急，等着便了。」沒多時，太叔傳出命令，叫鄆西邊比邊的百姓，都一起服屬了他。這時公子呂就對莊公道：「一國不能有兩個君主，你到底怎樣？若是把鄆國送給他呢？那末我就去服事他，倘然不送給他，那末就請你趕快除掉了他。不要使百姓生了別的念頭。」莊公道：「不要緊，將來禍害自然總是及到他身上的。」可是大叔又將西邊北邊，當做自己的地方，一直到了廙，延，緄，住。子封又道：「可以發動了，地方既多，人心歸向他的也多了。」莊公道：「他做了不義的事，就沒有人歸向他。地方雖多，終歸失敗的。」後來大叔又修固城郭，預備兵器，召募士卒。不日就要暗攻鄆國，姜氏約就日期，作爲內應，將要引他入城了。莊公聽得他已定期，就說道：「現在真可以發動了。」就命子封領了兵車二百乘，一逕去伐京。京城的人，果然都反叛了大叔，於是叔段逃到鄆的地方去。莊公就一直攻打到鄆城。五月辛丑這一天，

大叔被追不過，又逃到那共國去了。魯國的史官，便寫他在冊上道：「鄭伯克段於鄆。」這句話的解釋，就是因為叔段不盡弟道，所以不叫他是弟。這事有些像兩個君主的攻伐，因此下了一個克字。稱呼國名和爵名，是譏他失教的緣故，這就是鄭伯一意要殺太叔的心志呢。太叔本不是君，所以不能說他是出奔，這都是史官不容易措辭的地方。莊公既將太叔除掉，趁勢又將姜氏置在城穎地方，並且立誓道：「不到黃泉，我再也不願和你相見。」沒多時，覺得這話說得太過分，有些懊悔起來了。那時穎考叔正做了穎谷的官，聽了這事，故意借貢獻的名義，到莊公那裏去。莊公便賜他吃飯。他吃飯的當兒，拿肉放在旁邊，一口也不吃他。莊公使問他爲的是什麼？穎考叔答道：「我有母親在家，我自己的東西，他老人家都吃過了，只是君王的小菜，却沒有嘗過，所以我要將這肉帶回去給母親吃呢。」莊公嘆道：「唉，你有母親，怎樣我獨沒有呢？」穎考叔道：「敢問這句話，是什麼解釋呢？」莊公就將以前的情形，從頭至尾的告訴了他。並且說已經懊悔了。穎考叔答道：你這擔什麼憂呢？若把地掘到泉水，發現處開一地道，就可大家見面了。還有那個說你不是呢？莊公就照他的話做去。莊公進了那地道，隨口唱一句詩，說道：「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氏走出那地道，也隨口唱一句詩，說道：「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從此母子倆，就像從前沒有事的一般。當

時君子就論這件事道：「穎考叔真正是個純篤的孝子呀，愛自己的母親，會推到莊公的身上去的！」詩經上說：「孝子不匱，永錫爾類。」這就是道中了穎考叔純孝的這句話呢。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左邱明 見前

曰貳曰禍 兩方陰險 的心腸全 爲揭出 把兒子交 換絕妙一 種抵押品 強取「麥」 了「禾」才 了胸中悶 氣「可」字 極言明信 的功効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子虢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以上敘交質之緣起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以上敘交惡之情形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溪沼沚之毛，蘋蘩藇藻之采，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雅有行葦，汭酌，昭忠

信也。以上借君子論
斷交質作結

評

人有怎麼樣的心，却遮掩不得，終要露出馬脚來。在事未破綻時，兩邊把兒子作抵押品，表明自己的信用，似像鐵石一般。那知信用不從中心發現，却是沒有益處；所以後來弄出禍事來，就了不得。後路歷引微賤的東西，爲明信的憑證；借鏡風雅二篇詩，也是這個道理。

註

●【武公莊公】武公是莊公之父，莊公名寤生，●【平王】是周天子，名宜臼，

因犬戎殺了幽王，他便遷都到洛邑地方，●【武】與二同，當不專一講，●【號】是

國名，就指着西虢公虢仲，●【鄭伯】指着鄭莊公，●【交質】兩邊把東西作抵押，爲

交質，質讀如志，●【界】當給與講，●【祭足】祭音蔡，就是祭仲，是鄭大夫，●

【溫】周縣名，在現在河南溫縣，●【成周】就是現在河南洛陽縣，●【明恕】明、

是不暗昧、恕，是不忌刻，●【要】平聲，當結字講，●【間】去聲，音諫，作離間

解，●【澗溪沼沚】山間的水叫澗，小川叫溪，曲池叫沼，小渚叫沚，毛，就是澗溪

沼沚內的草，●【蘋蘩蘊藻】蘋，是浮蘋，蘩，是白蒿，蘊藻，是水艸，●【筐筥】都

是竹器，方的叫做筐，圓的叫做筥，●【錡釜】錡，是有脚的鍋，釜，是無脚的鍋，